

芝園集目錄

竹集卷之十四

序下

虞山兩生詩序

凌巖亭先生詩稿序

孫雁洲先生贈言集序

擊筑草序

徐氏瞻親圖詩冊序

袁中吳先生壽冊序

詹郡侯壽冊序



詹郡侯詩冊序

贈言彙冊序

餘姚葉令君直道錄後序

賀方令君考績榮封序

壽皖城龍石方先生六十序

壽程母黃孺人六十序

壽汪年伯上林翁八十序

賀張喻齋令君考績序

項東鰲令君江臯送別圖序

送常熟張明府 內召序

贈郡倅春宇高公考績序

送周岱屏使君擢南民部序

贈華亭王令君入覲序

贈外翰徐公擢富民令序

何士壯芝園集

華亭何三畏士抑 著

序下

虞山兩生詩序

甚哉名之不足以盡人亦甚哉聲音之不足以盡人也今世能詩之士蜂起霧集夫既已名為能詩矣有不謂其能詩者乎即其人聲音若狂若怪有不自謂能詩者乎而非也我求之以名則不得其實求之以聲音則不得其心胸矣斯說也以虞山薛雲卿氏以

何士扣門集 序  
雲卿之詩明之不佞未至虞山與雲卿之尊人希之  
交知有雲卿不知其能詩也雲卿之尊人亦未嘗言  
雲卿之能詩也比至虞山遂交雲卿雲卿亦不自言  
其能詩也乃友人輩則稍稍讚揚之矣及雲卿以詩  
見而後知雲卿之果能詩也又出其所刻五言讀之  
宛轉附物怙悵切情而後知雲卿之深於詩也復讀  
百詩而益知雲卿之深于古也顧雲卿有詩名不虞  
其詩之技至此也即雲卿聲音之間亦不似其詩之  
技能至此也藉令不佞以名求之幾失雲卿以聲音

求之亦幾失雲卿乎雖然亦有說焉人非淵源于三  
百篇則不能詩非沉酣于晉魏唐人之音則不能詩  
非騫于六籍諸子百家之林則不能詩非醞釀于  
博士家言則不能詩彼夫窺豹之一斑嘗鼎之一臠  
以自創為淫哇之語支離之詞者吾未知其于詩竟  
何如也雲卿之尊人以治詩能文章蜚英莩圃而雲  
卿襲箕裘之業摳衣受詩其于三百篇固已童而習  
之矣雲卿以雋異之才攻博士家言近以厭薄棄去  
其于經術亦已茹菁而掇華矣雲卿性素嗜古于經

史無所不覽若有傳癖書淫而尤銳意諷咏嘗味爽  
櫛梳坐于客堂歌曹劉陶謝之章吟李杜岑王之什  
雖暴雨不知而亡失衣冠不覺也其于詩律又已詣  
其玄關而闕其奧閫矣何惑乎雲卿之能詩又何惑  
乎雲卿之詩之技至此也不佞以此喜與雲卿談詩  
而又喜為之序雲卿進而請曰是編非予一人獨創  
乃兩生合刻也兩生者其一雲卿其一雲卿之友倪  
偉長氏也偉長嘗過從峰仰不佞曾識其人讀其詩  
其人則物物謹而愿矣其詩則翩翩秀美而文矣是

詞壇之飛將也誠然乎稱其為雲卿友也虞山故稱  
多才人蓄油素家懷鉛筆而兩生一時比肩而出且  
並以能詩稱向我以名以聲音求雲卿則失雲卿今  
我復以名以聲音求偉長又失偉長矣兩生之刻行  
而海內知有兩生其以兩生之詩在海內知有兩生  
之詩其以不佞之言在哉是為兩生詩序

凌巖亭先生詩稿序

巖亭稿者蘭谿凌先生居常暨其遊宦時所著詩稿  
也先生名瀚字德容別號巖亭其先為直隸新都人

後徙居浙之蘭谿里因而世家焉先生少負才名擅文譽長而遊于章楓山先生之門講學砥行稱高足弟子云嘉靖某科舉于鄉魁泐中多士累應進士不第乃就閩之泰寧學博九年不遷官竟齋志以沒沒之年為庚戌距今四十餘年矣其詩稿許久不傳而今何以授剗厠哉吁此殆數十年間幾付之煨燼而一旦發其英華者也婺州故多理學其源蓋起于何王金許四先生而楓山先生者出則衍其絕學為一斯文主盟巖亭先生實執經而師事之一言一動

亦步亦趨即尺寸不敢踰楓山之矩矱此其淵源所自奚啻游揚之于伊川黃蔡之于紫陽哉楓山先生之卒也今其子蔭君為太僕公者方童稚在髫鬣時而先生輒撫視之需其長成且又多所訓誨令不墜先緒惟是雅念師門欲為其嗣子計久遠者乃携之至長安代郡侯卓乞恩疏請諸朝必得蔭而後止跡其報師存孤之大義真可薄天雲高千古矣今歲先生之族有姪孫凌肩吾者來自新都得先生之遺詩于其子某而章太僕適與邂逅語次及之嗚咽不

勝舊德之感乃謀鋟之梓而以余為肩吾同年好友  
遂屬序焉余惟巖亭先生究心理學日夕以體認力  
行為宗而猶得以其燕閒不廢吟咏今詩稿具在試  
按而讀之有光風霽月之懷有布帛菽粟之味彼其  
蘊藉之于胸中而宣洩之于毫端者種種皆見道之  
言固非雕詞琢句競為枝葉者比也夫先生位不滿  
其德官不究其才即曠世而後令人不無扼腕嗟嘆  
顧其沒也于蘭谿則祀賢鄉于泰寧則祀名宦而其  
所遺詩稿又得故人子姓好文高誼如兩君者相與

闡其潛德之幽光則豈非一時盛事而先生泉下之  
靈亦自有陰持默相以成其所為不朽者歟先生著  
作甚富有傳習錄錄泰寧縣志與其文集盛行于世  
而他如太平十二策其欲上而未果散逸而不存者  
則又多弗及考矣余生也晚恨不獲一見先生丰範  
而猶幸見先生于簡策中摠其操履端方行誼純潔  
視已以忠孝節義而誨人以性命身心庶幾古所稱  
有道君子也後之讀其詩者尚想見其為人毋徒以  
能言之士概之也哉

孫雁洲先生贈言集序

雁洲孫先生者居在東皋之僻隱同南郭之高依洞水以考槃潛蹤耕讀傍千山而葺圃混迹漁樵病魄疴羸沉廿年之林樾藥籠參朮作半世之生涯常支筇于風月之朝或携屐于巖泉之勝軒名戴雪梅花墻角暗香浮路出披雲蘆葉溪頭晴靄罨門垂綠蔭人稱五柳先生庭繞緋烟家似三花少室雁聲低度霜寒汀渚夢魂清驢背孤吟日落壩橋詩思好彈琴拊石調中散之朱絃染墨臨池擬右軍之彩筆傲蟲

雕以鏤字篆逼先秦摹鳥跡以為書文追兩漢衣荷茹菜不知世上之紛華濯竹撫松聊得閒中之意趣醜塵堆白耻干人以折腰爨火絕紅寧社戶而裹足誠逸民之盛軌而處士之芳標也于時縉紳慕其流風韋帶矜其名檢耆英結社肩藍輿以偕遊譽髦尋盟挈罇酒而至止奚啻朋從一邑蓋亦友盡四方來往詩筒無雙鯉浮沉之態唱酬賦草有千金珍重之聲漫積歲年遂盈筭篋稱碩人之棲遁則酷類其清幽寫荆戶之逍遙亦允符其恬澹長歌短什鋪月露



而灑烟霞妙句雄詞走龍蛇而驚風雨蓋諷之且以  
永日而藉此足樂餘年矣不謂先生春秋七袞際天  
邊化鶴之期星斗一摧應地下脩文之命悲壟丘之  
方翦幸書素之猶存未屬梓銀每虞帙散而其孫世  
聲名孟芳者遺簪舊履時深祖德之思流水高山雅  
定人倫之藻是以編其凡例摠而名之贈言乞以卑  
辭序而弁之簡首雖篇章蕪穢亡足當啗壇之前茅  
乃翰墨淋漓實堪為孫氏之世寶云爾

擊筑草序

唐以詩賦制科故士必攻詩我朝之制科也則以  
文執士弗攻文者絕意登庸之途于是始言詩而習  
四韻矣蓋文者士人之羔雉而詩者山人之羔雉也  
夫士之以詩著名大都出于仕宦通顯之日而此何  
稱焉豈詩故不得已而從業者乎吾以為人之有才  
必有所寄通顯者得時而大行其寄興于詩也率多  
翩躚豪舉而極其所為才人之致藉令負瓌瑰之才  
而偶以命阨數竒困于蓬蒿則其鬱鬱無聊之氣不  
得不寄之乎詩以自表見而詩亦且因窮愁以成名

故曰詩苦則工良不虛耳我友林元裕氏者華亭世  
胄而大父一愚先生則所稱鄉賢縉紳也元裕少稟  
穎異之姿蚤擅能文之譽甫垂髫出應試郡邑大夫  
暨督學使者靡不嘖嘖賞鑒三試而三冠其儕輩遂  
補博士弟子員以此有聲執圃人皆大就期之即元  
裕亦輒自期不小矣不幸遭時不造為怨家所排業  
就中落而生亦幾不脫虎口幸而徼寵于天事竟得  
白生于時益淬勵舉子義而求翱翔于世以一雪其  
耻又復不幸以危疾廢幾六七年及稍稍幸有起色

而當道不訾其由竟以不及試例槩罷之寃哉夫士  
君子處世豈必膺軒冕策功名乃稱得志雖或淪落  
不偶而意氣不即沮喪逍遙林泉嘯傲風月而暇或  
慷慨悲歌探詞覓句勒一家之言以標千秋之業志  
亦未為不得也若彼俛首攢眉甘與草木同朽而不  
一著虞卿之書題司馬之柱者瑣瑣小夫哉噫此元  
裕氏擊筑之編所繇以作也聞昔高漸離擊筑荆卿  
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斯二  
子義憤俠烈豈非千古高士歟元裕抗外而坦中熱

勝而爽口有漸離荆卿之遺風焉近所為詩往往于  
清新俊逸中時露其睥睨欬歎之態而叩之則聲出  
金石韻流宮商蓋其才自是凌厲無媿所云擊筑者  
而藉此可以自鳴抑亦可以鳴世矣獨惜乎元裕之  
才不得少試而徒寄之詩編也然以元裕才而得于  
詩焉是寄則世之閱斯編者尚足以知元裕之概也  
夫

徐氏瞻親圖詩冊序

潤州俗故襟度多高人長者蓋聞金焦之間有東隱  
徐公偕其配宗孺人好行其德于里巷垂老而不衰  
百里之內同聲賢之則竊竊然私嘆以為世有善人  
如此豈其身其子孫而不食行善之報猶謂有天乎  
迨不肖以壬辰漫遊潤州與孝廉徐子行甫傾蓋把  
臂雜結伯仲頃筮之歡願以其間登堂脩古通家子  
姪禮而行甫忽潛然泣下曰先府君先妣不幸背某  
早逝矣微子言之固且不勝風木之感今以子之言  
滋感深耳于是枚淚而述其兩尊人隱德縷縷甚詳  
而因出瞻親圖詩冊授余以及余友孫世聲俾續為

繪咏而併為之序及卒業乃知曩稱金焦之間好行  
其德為東隱徐公夫婦者即行甫兩尊人也噫嘻玉  
之產必于藍田珠之產必于深淵語豈虛也哉不佞  
與世聲還里為哀其冊而廣之乞詩若干篇盡若干  
幅將成帙携以歸行甫而第檢其舊贈詩歌于行甫  
之孝思似詳而于尊人之行誼似略者亦竊疑焉一  
日行甫遺書曰向所為先府君先妣請之吾子者蓋  
將托以褒揚先德而詩歌所陳若繆謂不孝能慕其  
親者則非不孝之志也自惟先人之劬勞以有某此

身先人之積義累善以致某有今日而不孝當先人  
在時未嘗承一日歡于膝下也先人歿而僅僅博一  
薦聊備士禮以祭即所酌酒深入九泉非生而以為  
養也柰何不令人子慘然此雖旦旦暮暮躬而土手  
而樹欷歔涕洟恨且固極而尚謂某慕親乎子惟先  
人之德之能述也則子之筆不朽而先人亦藉以不  
朽余讀其書愴焉悲之敬受簡而成序序曰世之庸  
人鄙夫朝而為夕計春而為卒歲計及身而為子孫  
計穰穰乎鯁鯁乎課最程息于田疇室廬金粟絲縷

之間而徃徃不能以其業行為一再世之業固不若  
樹德以貽之者遠也此徐太公太君之隱德所為足  
述也太公少業儒輒棄去轉而緣南畝太君擘統佐  
焉即其治生居賈有計然陶朱之書在而其才又饒  
為之乃太公弟曰令我外內拮据無憂饘粥足矣終  
不濡首從人覓子母錢而收什一之利稍裕則以賑  
其族又稍裕則以賑其鄉孜孜行德有不能以搜指  
數者比傾橐為行甫入貲令其壹意肄業成均庶幾  
揚其名於麗邑之外而行甫亦昕夕幸兩尊人安健

無恙奉菽水舞班衣亡何而兩尊人相繼且卒矣卒  
之幾年而行甫以辛卯登應天賢書親知無不舉手  
為行甫賀而行甫益戚戚不自樂居恒徘徊隴上松  
楸間望白雲而寄嘅依宿草以興嗟此瞻親圖之所  
繇作也以志先德也亦以志不忘也嗚呼徐有太公  
太君而後有行甫行甫有瞻親圖冊而後知徐之先  
有太公太君有行甫之賢子孫而後知太公太君為  
高人長者且行甫年方強壯將為振鷺為翔龍異日  
者以貴封其阡而歲脩三牲五鼎之祀于兩尊人墓

何士松志園集  
下其所食報于天視彼穰穰鯉鯉課最程息者所得孰多哉今夫醴泉之洪流而灌輸萬頃也豫章之干霄而蔭百畝也扶荔之垂實而沃一鄉也其源長而其根固也余于徐氏亦云

袁中吳先生壽冊序

萬曆歲在甲戌是為古虞中吳袁先生六十壽辰越癸未之明歲甲申是又為先生七十壽辰云先生壽六十視聰聰明形神矯健行不扶杖坐不設几也維時伯子食餼于邑仲子掄魁于鄉先生日怡然行樂

色若嬰孩然以故友朋姻戚悉以上壽期先生乃徵文徵詩徵圖于四方以效南山之祝而佐北海之觴遂為虞山勝舉迨壬午伯子游登賢書而仲子旋以癸未上春官成進士時先生壽六十有九益飄飄軒舉如神仙中人其友朋姻戚相與艷羨而竒瑞之以為即期願果不難致也復先期發四方之使徵文徵詩徵圖以壽先生七袞如甲戌故事而先生于是年之冬忽焉謝世矣伯子仲子誦蓼莪之章懷霜露之感手輯先後所贈詩文及圖凡若干冊襲而藏之以

何士松先生集卷之十一  
為家寶後十年甲午歲不肖偶以遊至虞山謁伯子始得受而讀焉而因屬為之序竊惟畏于伯子忝同年兄弟于先生稱年家子而誼又何敢以辭于是編次如左列贈章第一咏歌第二丹青第三而摠題之曰玉洞靈椿曰岡陵繪咏庶幾令先生之壽冊伯子之孝思其並垂不朽哉夫袁氏世德發祥冠冕宇內先生以高隱士為素封公孳孳樹德不勸而伯子濟美增備後世當必有興者其概則縉紳學士業已言之故不具論論其所以屬序之意如此

### 詹郡侯壽冊序

聖天子御極之十有九禩歲在辛卯適詹太侯守松之三年而春三月之十三日則侯初度辰也凡我縉紳衣冠葦靡不歡忻鼓舞相與慶于室賀于途式歌且謠而為侯壽此自有郡以來未若今日舉事之盛亦未若今日之舉事出于中心悅而頌禱者冊既具迺稽首拜手而畢獻之庭蓋以德政為頌以頌為祝以祝為壽而非徒以携羊擔酒輸幣帛為恭者也余得從鄉先生後受冊而一再讀焉凡我侯治郡狀若

所為興庠序而先教化課農桑而緩催科平獄訟而抑刁頑軫貧窮而息盜賊其著冰壺之稱驕神明之譽而馳福星祥鳳之褒者亦既詳備諸篇無容贅矣茲請言侯之所以壽與我儕所以壽侯者夫下之祝上而稱壽莫具于詩余讀詩乃知其說邠風之祝曰疇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彊魯頌之祝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之生即永曆長齡率百歲為度耳而祝者曰千曰萬無過幾于誕歟是不然壽有百而千千而萬者此彭聃喬松之壽壽其一身者也非所

謂仁壽吾民者也如詩之祝則其德洋洋其政灑灑其民適適陶陶而其聲稱亦籍籍甚雖千秋萬祀而下可以樹標式而被管弦壽豈有窮期乎其舉吾民而登之春臺納之華胥置之仁壽之域者又可勝紀哉蓋在昔則若詩所稱若而在今則若冊所稱侯者已余又讀史見文翁治蜀龔遂治渤海黃霸治潁川一時塗有歌巷有誦而迄今說循良者莫不交口讚之是漢庭賢二千石之名且垂千萬年何如壽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而後千萬年知有唐侯亦



何士抄卷之四  
序  
十四  
若漢有文翁龔黃也夫是冊也即弟子員余姪萬化  
荷侯甄陶特至而創成之其揚仁景義謳咏于光天  
化日中若桃李之欣欣而向榮者固皆公門所植也  
姪化不以畏不文屬為之序而又自惟受侯國士之  
知願一效其款款遂不以卑陋辭而冒昧論撰若此  
云

唐郡侯詩冊序

恭惟先生天與黼黻之資身抱珪璋之德南鄭相北  
鄭相而世祿世家大馮君小馮君而難兄難弟握符

則貴多五馬介壽則髮未二毛吾郡之士夫民庶誼  
咏各陳丹青遙進願松栢之同茂析岡陵之比崇不  
佞業已附一言將三祝美顧夫諸大夫之祝也有盈  
凡之詞賦壽侯以言國人之祝也有載道之口碑壽  
侯以意而士則善頌善禱且繪且歌固上採諸大夫  
之公評而下合國人之輿誦者也此豈虛文所能動  
而空號所能驅也哉蓋自侯之蒞郡也持鑑衡勵冰  
蘄為鸞鳳戒繭絲寧一之政成而囂爭之風息絃歌  
之聲起而偷鄙之習銷暇則進四序之英羅一時之

何士抄卷四  
十五  
彥相與校讐文執商確古今駘駕何能步武無難于  
鞭策雲霄可附齒牙不斲于吹噓是以小大從公賢  
愚受益此壽祺所由祝而繪咏所由興也余友某名  
非徐孺慙稱國士之才政頌文翁雅定人倫之鑒感  
常深于肺腑調僭擬于陽春望北斗而摘詞指南山  
以攄臆雖書生之什無能揚厲萬千而循吏之聲僅  
足鋪張一二耳某荷君侯有超格之知為子弟申長  
生之祝歌神明之在上自同里巷之謠媿珠玉之在  
前無榮棟樑之謂二天有戴百福是祈

贈言彙冊序

詹侯以儒林冠冕為循吏于吳方下車江陬黃童白  
叟扶携而迎者莫不相與歌陽春而誦德星之來暮  
矣侯以蟋蟀教民而還其燕雀之習以鸞鳳化下而  
收其鷹鷂之威蓋三年間吏懾侯如神士嚴侯如師  
諸繡衣監司視侯如畏友以為天之永昨此土將歲  
歲寔飲醇于侯之宇下而天子念海氛未靖東魯  
當國家左臂又撤侯于東以樹金湯之援侯行之日  
不肖某方有事于白門既不能提壺漿僕僕父老子

第後一借寇君而又不及抹駒東門為侯前驅則某之罪也夫甫歸檢麓中得所撰先後贈言若詩歌若文若頌凡若干篇彙而為之冊以獻夫虫吟在鳴此何足以揄揚大美而次之黃鐘天球之旁顧感斯咏咏斯歌歌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則輿人之餘唾而五袴兩岐之嗣音也若夫郡有乘國有史竹帛虛左金石不刊請俟後之君子

餘姚葉令君直道錄後序

張侯喻齋則我父母也葉侯玄峰則我父母之父母

也比不佞來自雲間訪張侯于龍山下至之日葉侯倒屣儼然而先之得從座上接其言論丰采真不讓古豈弟君子也者而其邑之軒蓋衣冠父老子弟輒與邂逅靡不舉手加額而稱神明此于我父母之治吾華何異哉居無何又得授所梓直道錄而讀焉凡葉侯曩之而令上蔡今之而令姚江分之而卧臨兩邑合之而考績三年聞之官評而旌賢薦最質之輿論而播德揚仁者盖略倍斯錄矣讀既竟張侯拊不佞背而言曰夫侯我父母也有政循良如是而子曷

不序之不佞唯唯夫侯我父母之父母也而又我同  
鄉之賢者也敢不惟命雖然我父母既為其父母序  
矣而不佞敢亦弁諸簡端乎于是乃為之跋曰世之  
為民父母而歌孔邇詠攸暨者每不能一再得之于  
民非民之直道亡也而所以拊循其民者未善也若  
拊循其民者善矣民有父母之戴矣而脫也會非以  
課奏非以覲行抑非借寇焉而奪諸彼以蒞此則民  
之直道有鬱而不得宣耳侯之是錄也于上蔡則旋  
以兩碁量移而其民悵悵然相與重惜其去于姚江

則適以三載報政而其民欣欣然相與重幸其留去  
留之際感慨係之而直道大可見于斯矣夫上蔡姚  
江之間土殊俗異而葉侯習于吏事長為人牧以故  
左宜而右有之跡其惠養之政如出一轍而聆其謳  
誦之聲亦如出一口也藉令與龔黃卓魯輩易民而  
治之其聞譽豈少減哉指日天子且下璽書之賜  
厘蒲輪之徵而為侯立循吏傳者則有太史氏在又  
何庸于不佞之緒言

賀方令君考績榮封尊人撫松翁序

今天子之垂拱而御寓也寓內銅符墨綰之吏相與  
恪恭厥職以上應 詔旨而浙之婺令方使君士美  
以其年來治邑以其年俸歷三載奏最天官考浙中  
循吏第一而使君之尊人撫松翁即以某年受 朝  
命而封為封公 命既下婺之縉紳大夫以十數庠  
序之士以百數山野闡闡之民以千萬數凡在使君  
悒悒之下瞻依怙恃之中者靡不繩羊携酒乞言于  
名公鉅卿躋公堂而為翁為使君賀使君之僚屬自  
丞而下南昌錢君永新史君南城徐君則馳書走幣

而請不佞之文不佞固不嫻于文乎乃于使君為年  
昆弟于翁為通家子而又重諸君請何敢虛也竊惟  
令之三載例得考績令之三載考績例得褒封所生  
今使君治邑亦既滿考矣亦封其尊人貴如子官矣  
此何足賀而諸君又何必以此賀翁賀使君不佞所  
賀者蓋使君以賢令而封其親則為孝子翁以賢者  
而受其子封則為快事 朝廷之上封賢令父而宣  
綸綽之音則為寵命為令典此不佞之所以稽首拜  
手而賀者也使君今婺其所為循良治狀不動聲色

而騰龔黃卓魯之譽者固其天性才具致然而撫松  
翁義方之訓亦自不少聞士美之將至婺也翁面命  
之其至婺也翁貽書戒之其治婺而聲籍甚也翁又  
貽書獎之勉之故使君之夙夜兢兢以有今日之恩  
命也上不負 天子下不忝所生不覺愉快甚而敬  
奉冠帶袍服復具酒以觴翁士美再拜跪而進之冠  
翁色喜曰汝之為令也飭學宮興教化禮高士培人  
才而邑于今稱冠冕之俗余之戴此于首也可以無  
沐猴之誚矣于是乃冠士美再拜跪而進之服翁色

喜曰汝之為令也課農桑實倉廩理沉抑軫貧窮而  
邑于今蒙衣被之澤余之服此于身也可以無濡鴉  
之譏矣于是乃服士美再拜跪而進之帶翁色喜曰  
汝之為令也飭橋梁平道路通水澤濬河渠而邑于  
今成帶礪之形勝余之佩此于腰也可以無三褫之  
羞矣于是乃帶士美又復再拜跪而進之酒翁又色  
喜曰汝之為令也不兼味不劇飲不喜浮沉不染脂  
膏而日惟啜水灌花茹蔬剥棗而邑于今著冰壺之  
稱余之飲此于口也可以無貪泉之悚濫觴之虞矣

于是乃飲而連舉數觴翁既飲既受冠帶袍服乃先  
北面望闕三呼謝而後整冠攝衣緩帶升堂高坐  
從士美送受婺中縉紳士民與其僚屬之賀而鄉之  
親知賀者冠蓋盈門車馬填戶座上客滿而樽中酒  
不空矣維時不佞某長揖而言曰翁知今日之喜矣  
亦知異日有進此者乎士美之治邑有聲而積俸有  
年天子將需之為耳目之官而臺省虛席以待非  
久則青瑣則烏臺也翁之卿不遠輦轂下而士美  
將迎養署中其喜可知且士美從此塵階有赫而卿

寺而開府又進而典銓衡翁時以耄耄上壽之年膺  
茲禧祉喜又可知矣雖然不佞之為頌更有進焉者  
士美嘗此不佞言易之卦謙詩之篇抑謂凡為仕宦  
者寧損毋抗寧淡毋華寧鈍毋速而持盈履滿之戒  
每諄諄焉以此卜士美之朗襟汪度天必佑之神必  
福之而德門之流慶衍澤寧詎有窮期哉不佞述以  
語諸君諸君意受首肯僉以為然而遂請書之為封  
公壽

壽皖城龍石方先生六十序

嘗聞壽星在牛斗之分以故人生東南間者往往多得壽考而秣陵舊都由長江遡流而上則為皖城皖之群山若麒麟若鳳凰若盛唐若靈隱若大龍小孤望之葱葱鬱鬱多真人之氣焉意其中必有隱君子而壽考者若六十翁龍石方先生是已先生之尊公以貴為郎僑寓都下而先生生于成賢里中長即入貴為六館士今伯子思元君復從六館遊蓋翁雖皖人而來往秣陵者屈指凡三世云不佞于萬曆丙申之初夏續遊秣陵而客有為不佞言方先生之壽狀

者甚悉其言曰先生行年六十而顏加澤髮如鬢耳目之用益加聰明也不佞聞而異之曰有是哉若翁之壽乎則又曰先生行年六十而與朋輩及諸少年坐不先怠也與之飲不先醉也時與蠟屐登山不先頽也不佞又聞而異之曰有是哉若翁之壽乎則又曰先生行年六十而宴居甚莊其摠家政甚嚴其督子若孫及遇臧獲輩亦甚肅也不佞又聞而異之曰有是哉若翁之壽乎雖然此翁之壽而非翁之所以壽也翁豈吸日月之氣採金石草木之華而精收視



返照導引經伸之術乎哉跡其所為德者乃其所為  
壽者耳故曰仁者壽不佞請得颺言之翁藉累世之  
業以昌大其家即無論萬株之桑千石之穀乃卒歲  
不憂貧矣而翁澹焉無營未嘗鑄冶椎販逐三倍什  
五之息以趨時爭利為也翁父子相繼儼然儒衣冠  
于辟雍之中而兩從子又皆起家進士一為御史一  
為刑官不可謂不貴重矣而翁謙退委蛇不以閥閱  
誇耀閭里頽然若田舍翁也且又常居秣陵秣陵古  
人謂其其人上靡不冠危佩華鳥冠履繼博豪飲

走馬吹竽張大麥靡以明得意而翁獨茹素甘淡不  
偕任俠紈袴之子下上浮沉也日惟蹈義履仁依忠  
秉信而儻乎好施于鄉邦族黨之間其所待以婚以  
娶以食以衣以裒土者即傾囊賙之無怯蓋自燕景  
修日課花竹誦經典而外惟有孜孜好行其德而已  
夫翁之為德于身也銖銖兩兩寸寸尺尺不見其多  
而既也乃見其積以故為其鄉者慕誼為其族者稱  
賢而且為天地為鬼神之所寵綏而陰騭固宜其行  
年六十而壽康乃爾如客所言狀也斯仁者壽之旨

也造物之奉翁也厚而翁之取之也則廉翁之取精也廉而造物之予之也愈厚此與夫趨時爭利以閹閱誇耀閭里而張大麥靡以明得意若彼炎炎者流多行不德以自耗其元神而嗇其絕嘏也所得比于翁孰饒哉夫翁之享者為壽考而其行之也則為賢子孫翁之子思元君誠賢性至孝于翁懸弧之辰也竭四方之醴齊以盈其罇又治四方之穀髓以實其俎又乞四方之賢豪長者為文為歌咏以克其堂而會不佞以遊至因謁而再拜請曰自惟家大人之壽

也而幸先生之辱臨也且幸于從兄魯嶽為年家兄弟也不佞遂不敢辭而援筆略序之如此夫翁于東南應壽星于皖接真人之氣而于行德稱仁者即壽而耄而耄而期以食厚報于皇天而享榮封于厥后寧有艾耶當是時思元君不難千里走使而屬之言不佞亦不難復有所褒述以佐思元君千秋之觴矣

### 壽程母黃孺人六十序

萬曆甲午季春十一日程母黃孺人六十矣孺人二丈夫子雁行庭下洗爵上壽孺人為一再引滿已復

何士抄卷四  
其姻黨賓客鐘鼓筐篚填咽里門操紫芝黃竹之謠  
進而觴孺人孺人又再引滿蓋竟日靡有倦容而碧  
腫鬢髮望之若神仙然者其左右莫不退而疑之曰  
孺人豈從金母魏夫人遊餌黃金而烹大丹故若壽  
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天道猶水窪則盈之亦猶  
橐籥翕則張之程氏取羸在子孫而右券在母母之  
德足述矣故其所以享眉壽之樂者有五孺人以名  
族歸敬乎公公以節俠好賓客散橐金幾盡而孺人  
拮据佐之不踰年而素封之聲如川沸雲起孺人樂

二子宜壽居常婉婉于媵娣無所督過撫四女不啻  
已出即四女進而為孺人調羹加衣斐媿朝夕亦忘  
其非孺人出也孺人樂乎是宜壽敬乎公舉子晚不  
勝其响嘔嚅孺人輒更慈而嚴所師事非知名士  
弗設席所言非節義名教弗以訓二子今長君允淳  
鵠起青衿負雲霄之翻無間識不識願當顏色為寵  
光而次君允正事允淳如事敬乎公恂恂孝友時人  
兩難之孺人樂乎是宜壽二子出則受書入則具滌  
醴清醴進兩尊人兩尊人無所事事請植王氏之槐

高于公之門以待而已孺人樂乎是宜壽故乎公馴  
謹為德而二子又皆有父風退然挹損不敢以文學  
滯渙挾其實以加人而人皆稱程氏有長者孺人樂  
乎是宜壽夫世人好談神仙往往遊意海外以為有  
女真如金母魏夫人者相與褰裳溯洄而從之借青  
鳥為紹介而浩浩馬渺渺馬徒付之煙波萬頃而不  
可得誠不若孺人之陸地而仙以舞衣卮酒為樂行  
不杖坐不凡也且老氏之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先  
者孺人又饒為之矣今 上在御太史奏壽星在牛

斗間吳人多得壽而孺人實應之他日者二子次第  
起家具霞帔翟翹以獻則如黨賓客進而為孺人歌  
南山者猶未已也家仲士獻暨姚蔣諸君與長君稱  
莫逆以通家子稱觴而乞言于余余故樂而為之序

壽汪年伯上林翁八十序

今海內望族推江南江南推新都而新都又推汪氏  
汪之先多顯者無庸具述上林翁之尊人為水部公  
其兄為忠愍公至翁授上林而翁之伯君守鴻臚仲  
君舉孝廉季君遊辟雍翁之長孫又有聲文學而諸

何士拙志園集  
孫又濟濟皆賢不為不貴盛矣翁方二十真儒業稍  
持其橐居賈于維揚間凡五十年而歲所入漸贏即  
未足以跨陰鄧而喝程卓亦不為不富厚矣翁以五  
十年起家以七十致家政而其三丈夫子結精舍舍  
之具精饍饍之又常邀所善故人為彈碁飲酒調絃  
吹竽之樂樂之今行年八十而翁且丹輔秀眉髮未  
純白色如嬰孩而矍鑠如壯夫也蓋翁降神于正德  
之季履盛于嘉隆之間而優游頤養于萬曆之世不  
為不壽康矣今歲在丁酉之春三月為翁覽癸之辰

翁坐堂上而翁之子若孫羅拜堂下舉觴而祝千秋  
若族黨若姻黨諸衣冠軒蓋之屬以羔雁幣帛為薦  
者又舉觴而效華封之三祝也于時其年家子何三  
畏亦舉觴而前曰諸君知翁之壽為翁之獲福于天  
也者亦知天人之際之說乎哉夫天不靳予人以財  
而常靳予人以福福非天所私也蓋造化惡盈而好  
施不欲人以財自為私也不私其財則天不私其  
福矣茫茫六合皆私其財者也夫苟私其財則無論  
其他宗姓鄉閭不能望其錙銖尺寸之得即挈以授

諸子孫亦若戀戀而不忍釋者彼夫山擅銅陵家藏金穴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而每每趨錐刀之末競毛羽之輕卒令窮巷繩樞求微潤屋之餘津希宵燭之末光而不可得而日不我與曜靈促節捐長求之慶祚棄休嘉之令名此夫財為奴而福為斲者也故曰道來斯貴利往則賤旨哉言乎翁于此義甚著而其遠心曠度又足以揮霍之即不能使其財捨我而去亦不欲使其財染我而污其賈也出博而歛微不善當時適息以覲非常之倍利第曰我假饒以通匱而

已其賈而漸羸也鄉族之貧者不大責其復其貧者周之而衣食其饑寒也治其嫁娶而掩埋其露骨也第曰我寧以儉以勤補費出而已其羸也而垂五十年也一旦以老致家政召其三子舉篋貲計簿而悉授之第曰若為我供朝夕我以樂吾餘年而已其老而家居也壘壘行善不衰常貽書其子鴻臚孝廉君以馮文簡范文正之事陳說誠之第曰而曹無憂卒歲而已是翁之不私其財蓋五十年如一日又十年如五十年也以故其誠心高誼久之信于鄉族又久

信于縉紳賢士大夫又久之信于天而為鬼神所  
福祐即翁以生以營以安享于 綦隆之朝者四非  
久以子貴加封進七箸憑几杖日致其牲鼎之養者  
且五且三而翁以耆碩尊宿委蛇于香山路社之間  
其享年也又九十而百未艾矣夫人之財有不盡之  
盡翁薄取而厚施之天之福有不盡之盡翁緩得而  
徐收之人瑞既明天符亦至此天人之際之說也然  
則翁之壽康乃其所為福而翁之不以其財自私者  
乃其所以歛若福而壽康者哉昔陶朱公以越相之

貴擲而去之而以其才試之乎貿迂化居之事其所  
三致之千金皆以散之窮交踈兄弟而後乃居陶也  
老且百有餘歲傳仙籍者至列之神仙中人甚矣翁  
之似陶朱公也則翁之壽而仙又寧少減之

賀張喻齋令君考績序

蓋我 國家東南鉅邑必首稱華亭稱丹徒云華亭  
邑故煩劇丹徒邑故煩衝如誌所載而邇歲以來非  
旱魃為虐則河伯為崇其民且疲於繇役或騫於靡  
侈而習於囂爭兩邑愈益凋瘵幾十室九空矣非有

命世之才神明之宰提挈而調劑之其何拯溺救焚  
之能為而天幸不棄吾華又幸不棄丹徒乃得後先  
嗜福星沐時雨如吾喻齋張使君之蒞治者斯不亦  
可以舉手加額為兩邑得賢父母慶為 朝廷得良  
有司慶哉使君以姚江名胄弱冠登進士高第出令  
華亭令二年而以讀禮歸山中奪我召父杜母尋改  
選天官補丹徒令又一年而合兩邑之最揔三年  
之成遂得以滿考聞監司將轉聞 當守矣不佞某  
當使君令華時從縉紳父老間幸承眄昧覆翼特甚

而去後見思不勝孔邇之戀乃鼓櫂入潤州城使君  
款留彌月適逢報政之期且熟聞此中士民所為巷  
誦途歌者與吾華如出一唇吻也昔宓子賤鳴琴而  
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單父亦治夫二子者任力任  
人以治一邑而使君以一人治兩邑倏焉鳴琴倏焉  
戴星而鳴琴非端任人戴星非端任力若舞馬游刃  
而惟所左右之此于二子何如賢矣使君德政播在  
口碑兩邑人皆能知之然無有如不佞耳目之能悉  
者柰何以不文避席而不為使君謳歌華袞乎即未



易更僕而數請畧言焉我華有巨役役者輒傾千金  
厲階已非一日使君至則上計兩臺首亟除之曩嘗  
官賞生喜伺上意有以餽遺玉帛取容者一切謝弗  
納且弗瞬也時郡國大水來歲又復大旱禱者圭璧  
弗靈田家束手待斃矣使君曰禱患不精誠耳安有  
精誠而弗應者乃齋宿茹蔬日夕跣步出禱晴則晴  
禱雨則雨如響岑樽馬又設便宜法安撫流移賑金  
錢授壺飧枵腹之民得藉以存活者不下二十萬有  
村落倡亂斬木揭竿者卑騎片言諭之衆皆解散一

方以寧其他興膠庠鼓風化平讞獄稅桑田多不具  
論論所指掌數端政何鴻鉅而使君皆犁然舉之蓋  
下車再更寒暑而化行若馳矣其令丹徒也一以吾  
華之治治之而地當水陸要害其悉心殫精行善備  
敗有加焉議編徵以甦里甲供億之困稽輸納以絕  
吏胥影射之端省贈耗以杜役人銖兩之求禁勾攝  
以清公庭驛騷之蠹保甲立而盜賊滅踪塩禁申而  
販夫匿景逋負蠲而後者安堵開濬緩而勞者息有  
援沉宣鬱而訟者不至啣冤掩骼埋骨而死者不至

暴屍中野若陂塘蓄洩舳舻往來諸凡可以剔奸造  
福者即朞月之內靡不畢舉也夫由前言之其治華  
亭如此由後言之其治丹徒又如此書云三載考績  
此詎非使君之績之彰明較著者歟在華亭則悲其  
去如赤子之離襁褓而屈指禮竟則顛顛然復與其  
來在丹徒則喜其來如大旱之見雲霓而驟聞請更  
則恐恐然復虞其去藉非汪恩穢澤所在洽髓淪膚  
何以交口共戴易地皆然爾爾吾所稱賢父母良有  
司使君真其人哉指日以治平為天下冠其 賜璽

書徵蒲輪翱翔日月之上可翹跂俟已漢魯恭令中  
牟虫不入境袁尹遣仁恕椽驗之行阡陌間見桑下  
有馴雉而豎子有仁心矍然起曰吾所以來欲察君  
治爾今知君三異矣久留徒擾賢者乃還府白狀袁  
尹旌其治以勵屬縣云不佞即非仁恕椽亦屬舊子  
民今之留于此也見使君異政又寧止魯恭之三哉  
於是再歌甘棠之章而命車以返吾友潤州程常孺  
在使君怙恃之下佩義揚仁敬請一言為賀遂不揣  
漫書報之

項東鰲令君江臯送別圖序

項侯東鰲先生以庚辰高第為閩之建陽令而于吳復令丹陽于蜀復令巴蜀凡三歷任而來令吾華亭令三年君侯以循良推天下第一乃拜 命中宣翩翩乎戒行而北矣行之日邑之黃童白叟式歌且舞牽牲灑醴扶擁而送之前茅而鳴玉大夫暨吾儕縫衣子弟則相與採侯德政摘藻為文若歌矢之金石以比于畫錦且以紓懷息頌義之私不佞亦既厠姓名其末而復乞之名筆繪江臯送別一圖再拜獻之

樂賦下夫繪詠之贈志美也志別也亦志不忘也故事凡宦茲土者入覲則贈考績則贈內徵則贈繪味如雲而此于君侯何以重焉蓋有當其在事時讚述之不容口而將去則在欲離欲合之間或當其去時亦為謳歌絃誦以侈載道之口碑而既去則離者十之九合者十之一此口然而心不然者也此之為令非必誠有父母之庇于其士民而其士若民亦非必誠有父母之戴于其令也若君侯之令華與華之傾心愛戴君侯者則真父母哉則真父母哉 國家管

庫莫劇于東南邑邑莫劇于華亭而華亭之為令也  
又莫劇于今日何者華自十禩以來徵繇繁重水旱  
頻疊豈直山棲野處之夫疲于奔命即緩帶寬裘之  
輩亦苦于剜心而屬者監司頗以文法束令令亦不  
無上絆下羈前牽後掣之為患比以賢聲令華者往  
往游刃不竟一再暮輒以他故報去矣而賢如君侯  
乃得覃精殫慮三年調劑其間不寬不猛不亢不隨  
不疾不徐不繁不簡為冰檠而不為脂膏為鸞鳳而  
不為鷹鷂為甘雨和風而不為嚴霜酷日崇學官則

章故鼎新也重風化則獎恬抑競也課農桑則旌勤  
警惰也興禮樂則先實後文也平繇役則富者上貧  
者下也理爭訟則奸者戢寃者伸也繩胥史則廉者  
進墨者退也問錢穀視文移則急者先緩者寘也延  
搢紳衣冠則賢者敬善者親有非分者亦情周而禮  
接也蓋侯以四知之節標五袴之奇以百鍊之才樹  
千秋之業其所為實心實政旁皇漸被于華之士民  
者即三閱寒暑亦已淪膚浹肌而華之士民所為感  
之佩之謳歌而絃誦之千萬人如出一口千萬口如

出一心有毛穎君所不能窮其揚厲而丹青家所不能罄其形容者異日周南之棠河陽之樹且有去思而矧于吾侯又矧于吾侯將去之日宜何如其依依戀戀哉此真所稱良父母而圖之所由繪也繪者繪其一時士民遠于將之竚立江干之狀而吾儕亦藉以少見其懷恩頌義依依戀戀不忍別之至情則此圖殆不為虛而亦稍稍足為君侯重爾雖然圖何足以重君侯也方今 國家多故賀蘭赤白羽交下遼海餘鯢鱗集 上之需才簡能甚于飢渴而君侯以

非今世之賢乘時逢運而起收為耳目擢為股肱  
何物舟楫則吾侯又將圖之麒麟凌烟以播芳  
名播令聞于不朽者而此圖遂得借寵君侯且九鼎  
大呂增重矣

送常熟張明府內召序

今上在宥二十二年會臺省缺例當召良有司海內  
郡之司理邑之長吏應召者五十有奇而常熟張侯  
以治行第一首被蒲輪之徵而將翩翩乎攬轡北矣  
不佞適以計偕過琴水之上而聞之輒輾然色喜亦

復快然心喜將摛文賀之而博士弟子員某某數輩  
造而有請焉亦欲得不佞一言為侯賀不佞遜謝不  
文而諸君再請以為侯固子之舊父母也而何以辭  
不佞乃膝席前曰自惟余之不文也烏能為諸君後  
自惟侯則諸君之父母也而又余之舊父母也即微  
諸君請固將言之而敢辭乎夫侯之釋褐而令于我  
華也竟禮而復令于丹徒也移煩而復令于常熟也  
其冰檠不緇之拂金石不撓之氣水鑑不染之明盥  
循不摧之略蓋歷三邑如一心更五年如一日毋論

紫綵青衿黃童白叟有口者類能言之無容贅詞一  
當今日賀矣即今日之召以譽望則侯之循良固撫  
按諸臺所首列而薦之者牘相踵也以家聲則侯之  
先大夫舊為世廟省中諫臣以直聲聞天下則禁  
近耳目之司又侯所象賢而若固有之者也而又何  
以賀為余所賀者其說有五請與諸君颺言之今  
天子慎選有司召為諫官真有如不得已之意故太  
宰始奏不可再奏不可三奏始可之而其署姓名者  
千而拔其尤百百而拔其尤五十有奇也所為臺省

何士抄其國集  
地者豈不甚艱且重而侯以四知三異五袴兩岐之  
聲被徵而趨 輦下固非曩時循資逐伍者流而抑  
亦五十人中之英英脫穎者乎是宜賀者一凡令者  
或不于劇邑即劇邑或不能二而侯且三之且皆三  
吳之三劇邑也侯皆恢恢乎如游刃而閑閑乎如弄  
丸指日者擢居諫掖又不次而擢居天曹侯以所試  
三劇邑者採幽隱而達 九重令小東大東無杼柚  
其空之嘆斯不亦不朽盛事乎是宜賀者二屬者宮  
掖之內則議 建儲薊北遼左之間則議戰議守議

封貢中外之臣迄無碩畫訐猷而侯以高賢大良一  
旦躋華曹而登顯路當不令片言居要一麾而定國  
是淨妖氛乎是宜賀者三 天子神聖英武有為堯  
為舜之資而獨以閔居深宮即輔弼大臣亦罕得聞  
聲而覲面龍墀不鳴輦虎觀不橫經祀壇無躬舉之  
儀而諫書有留中之牘侯以蓋臣赤衷結誠丹禁寧  
詎不焚香草疏矢敬天法祖之箴以獻而令當宁改  
容乎是宜賀者四侯之先大夫以直有聲亦以直忤  
人意為亞卿時嘗抗疏極論時政當事者啣之而禡

其官以去天下悲公之忠而不得大用于時也尤幸  
公之有子如侯而得以究其未竟之施補其欲為之  
緒也侯起而為名諫官為名執法與公頡頏且得上  
封章請加爵秩于人子之心獨無忤乎是宜賀者五  
夫惟是五者足以賀侯惟是吾黨子民之屬感侯頌  
侯而知侯者亦應以是五者賀夫侯之行其繩羊醜  
酒躋公堂而壽者非乏也其挈壺漿陳祖帳駕舟車  
追隨而遠將于江之干河之滸者非乏也其家尸而  
戶祝巷詠而塗歌以宣輿人之誦播兒童之謠而摹

太史公循吏之傳者又非乏也顧所揣情而談按實  
而書為諸君申繾綣酬知之款為三邑寫殷勤孔邇  
之思而又為萬年宗社生靈稱雍熙得士之慶者則  
恃有不佞之言在庶幾其當于侯心而塞諸君之請  
哉于是乃搦管為序以復諸君而貽之為我侯賀

### 贈郡倅春宇高公考績序

我國家設官分職自六曹而下以次受事在畿以  
內自藩臬而下以次受事在畿以外其為王臣均也  
其展采錯事均也而近世議者多艷羨承明交戟之



何士相其園集  
下而厭棄簿領往往軒輊其間或者附春秋序王人  
於諸侯上以為重內輕外之義而寔非也河內高公  
以進士高等釋褐出守曹州有治平聲例當晉秩廼  
令甲一切與藩邸有連者以懿親故格不得內擢公  
遂自曹遷同知潤州事衆咸謂據公材品外敦樸誠  
而內崇韞藉嶽峙其氣而水潔其操蓋世之所稱正  
人長者是宜出入禁闥隆補衮業不者亦當含香簪  
筆出入彤庭不宜以郡事煩公潤州又據大江之側  
境上冠蓋相接郊迎贈送日無寧晷公處其地得無

才野王之恨在 祖宗時立法意者懲許史之禍而  
過焉者乎竊以為不然夫士從束髮受書幸而冊名  
皇朝豈惟尊撫坐致為愉快必欲稍稍見所抱負使  
黔首霑恩被澤庶幾遐伐檀之譏彼鳴珂金馬高議  
雲臺尊號顯名非不彪炳然求其一事可以朝行而  
夕致之節屋者則未數數然也漢之宣帝銳情理道  
慨然於中曰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今世之官  
求可以見志而布利者亦孰過二千石郡倅之轄邑  
與二千石等其親民與二千石等其有所興革利弊

何士... 可朝行而夕致之部屋與二千石等潤州一郡扼江海之衝上為淮揚襟帶下為閩浙諸省咽喉近為留都門戶遠為荆襄滇越諸郡之所輻輳而趨者形勢視他郡什百也頃者承平既久萌蘖之釁不無乘間竊發島上夷酋將乘波濤窺我藩籬主上以金扼為慮渙發明詔申飭沿海諸司嚴為警備茲郡為南北要害當事所盱衡而憂借箸而策者無踰此矣公職在防海所肩又匪細故微公疇能當此者公蒞事... 或而郡之僚友與縣令丞以事受成于公者服公

懷公不啻一心郡之奸宄豪右黠吏舞文者畏公懾公不啻一日鄉之窮巷僻里含齒之童蒙白之老愛公頌公不啻父母而尸祝之也 聖天子方與執政共圖綦隆留意綜覈遠過孝宣獎廉能嘉恬靜禁請謁黜貪墨而公廉如公綽才如子竒幹如朱博敏如陳遵躬行如萬石是宜上簡 帝心墮書褒寵不足云矣一旦念海宇騰沸思所以靜鯨波而息飛塵者則秉鉞擁旄之任寧能舍公他屬將見公之利在社稷聲施奕世前無古昔而又何承明交戟之足羨哉

丹陽令某君某丹徒令某君某金壇令某君某並辱  
公之覆幬奉公之令辦邑事得幸無罪相與銘公之  
德又念公非久于茲郡者因乞予言再拜書此以識  
不忘云

送周公屏使君擢南民部序代

我潤州府幕之屬凡三一治餉一治兵一治獄其朝  
夕從事于郡大夫而佐其擘畫者則不佞與周使君  
岱屏及劉唐兩使君俱焉而周使君以某年某月來  
以今年十二月擢南民部蓋兩越表葛間左提右挈

情好不啻月骨而唱和不啻埴箎蓋雍雍乎有古協  
恭之風焉而會使君業將戒行不日且設祖歌驪興  
使君言別夫豈惟僚友分袂不勝黯然即吾郡縉紳  
士于父老兒童所為遮道攀轅悲其來之暮而惜其  
去之速者其情豈後于吾黨僚友哉于是與劉唐兩  
君再拜河澌而餞之以酒且贈之以言余請言其大  
者夫司理之官其責在察奸斷罪死者論生者論  
死自非樹行砥節果毅而精明者其何能辦而彼徒  
負意氣刻核深文毛舉鷲擊者亦不能勝誠難之矣

而潤州自邇年以來其俗相詭相詐多罹于法生死  
死生之數有未易倉卒決者然非獨于潤州也即姑  
蘇雲間毘陵三郡徃徃為然而使君驅輜憑軾皆得  
持衡而聽斷焉廼使君雅意重生矜死凡遇大獄輒  
洗寃滯辨疑似以聞昭雪者衆是所稱平也其待吾  
黨一以古道雅道處之即屬吏亦加敬禮無疾言遽  
色有過則掩覆之有不及則引掖之是所稱恕也使  
君曩為金壇令又復令而遷司農郎又復令而遷今  
官其于仕路不可謂不浮沉者矣而處之坦然了不

加沮亦絕無一書抵政府及諸貴人是所稱義命自  
妾也看中唯茹蔬食澹一以清約儉朴裨其躬所御  
器皆圖書所有僮僕僅僅一二食指是所稱廉靖寡  
欲也夫民庶之家有事聽聽于庭者每虛中以應  
不以賤貧貴富曲意軒輊其間無論吾郡賴以安堵  
爾嘗行部他郡所藉拯援覆翼寔多即監司所非是  
言者亦弗先其意旨而逆適之是所稱不阿上官也  
夫以賢能如使君聲望如使君積有勤勞淹伏下位  
如使君者豈不宜頃刻昂首雲霄置身金紫而猶然

得一南曹郎乎吾且有說曹郎之職六而司農郎出納錢穀繫天下民命故獨重焉乃江南則又宮第內外百司庶府所仰給者故南司農郎尤重焉藉令國家有事軍興又可知矣使君南中之擢得非以留都舊京根本首善之地非使君百折不回之氣百鍊不挫之才服官江南而習知江南利害狀者不可使問錢穀耶使君署部試與大司農籌之孰為利國孰為利民孰利少而害多孰利多而害少無輕銖兩亦無析秋毫無令東南之境竭澤而漁焚林而蒐萬一

遼海淮揚之間旦暮有警黔首不至枵腹畢命即江以南饋餉可幸無虞又奚憂我潤州彈丸哉使君往矣使君之往而南也固吾僚友之所用以憮然惘然而不可謂非東南之福也夫能造福于民者何論其為令為倖為郎與否而使君所至善政所去後見思由此而歷階有赫為兩為霖其于天下元元直言福之耳昔黃次公相漢始自潁川使君異日者彪炳之業不佞請于今日之行卜馬敢書以俟

贈華亭王令君入覲序代

今 天子御極之二十三年為萬方群吏入計之歲而先是二十二年十有一月之上澣日為我華父母懷我王侯戒行之晨侯行矣邑之父老兒童靡不挈壺漿騎竹馬驩呼鼓舞送之郊而搢紳章縫輩則又相與採侯治行摛文矢歌馮軾結鞞郊送之以為祖帳餞時客有不釋于侯之行者謂兩臺以東南多警疏請量留境內瀕海之令得無行而我侯不與焉夫平之濱于海者亦不遠矣侯留則我屬有所恃以無恐侯即往旦暮且返我屬亦若脫之乎襁褓而思有

他虞者余聞之膝席前曰如子之言令皆無行誰與述職而以幽隱上聞者矧我侯之惠愛循良而得以甄往幸乘 清問之暇舉所為政之釐舉俗之善敗歲之豐嗇民之樵蘇從容借箸而敷之倘有以瞻日月而徼雨露則我侯之行若九鼎而重顧可少乎于是客乃再拜謝不敏而余又稽首颺言曰侯以兩暮報政而藉令 天子以異倫異數旌侯遂留禁近我士民且柰何即不然者循故事而令我侯終惠我土以須政成乃召則今而後士民之所以戴福星沾時

何士梅芝園集  
雨者非直一再表葛而已又宜何如其懼怍也所以  
然者蓋亦有說洞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汝墳  
之詩曰父母孔邇夫父母之云固非以吏為師顯事  
文罔者之所能為也漢用郵寧而名法家始與儒爭  
衡維時平津以儒飾吏翟方進以儒雅緣飾法律而  
論者稱焉戒 國家建官雅尚儒詰擢用良有司而  
通歲以來吏務更張搏擊政稍急矣侯以英雋之年  
舉進士高等擅海內文章盛名宜有摯健翱翔非常  
可喜之概而其蒞戎華也則冲然粹然上與士大夫

相親而下與民相休息一切訪因革問疾苦令具而  
後行之而其緩急操縱非如世之深文巧詎攘撫鉤  
棘為才而彬彬乎有合于不競不絀不吐不茹之道  
者此以儒術而飾吏治者也儒之術似濶踈而其收  
效也大余請得述侯之治效而終言之戎華歲計出  
納無慮數十百萬緡而侯廩廩水蘗不緇矣斯儒者  
之介哉頻年水旱十室九空而侯催科不擾憊者甦  
而瘡痍者起矣斯儒者之澤哉民黠胥奸莫可致詰  
而侯摘發隱伏如神矣斯儒者之明哉上意所嚮或

事操切憑陵而侯不易弦以詭隨不炫名以刻轢矣  
 斯儒者之厚哉若崇學校以培士氣若禁詞訟以敦  
 民風若課農桑以饒國計若均徭役以拊循萬戶若  
 築城堡以保障一方斯儒者之經濟哉夫我侯治行  
 之效更僕不能數縷指不能殫而此數端大者則我  
 侯之惠愛循良皆上計時可述之職而我士民于其  
 行時所欣欣然引領拭目望之以終惠我土者也自  
 微豈弟君子宜不至此微士民孔邇之思誠結于心  
 亦宜不及此而豈弟如侯能令人孔邇如侯則真我

父母矣子之于父母也雖稟屬毛即顧復出入間難  
 以一日舍故不能釋于侯之行父母之于子也喘息  
 呼吸而顧復出入之恩常在則侯雖行與侯之留等  
 耳故于其脂車也余歌洞之詩與汝墳之詩送之而  
 諸搢紳章縫因請次第其語書之為序

贈外翰徐公擢富民令序代

夫自宣尼杏壇之教以文學政事列兩科而漢史亦  
 分儒林循吏作兩傳余竊惑焉追觀言偃氏為武城  
 宰化行絃歌而翟子威以儒術緣飾法律著號神明



龔少卿以明經為官卒有渤海之治然後乃知文學之與政事儒林之與循吏非判然為兩者也世之降也宇宙淳龐卓犖之氣不盡洩之人人自非名卿鉅公未可數數多得何者才固不易兼兼才亦不易耳若都雲徐先生真其人哉先生以千人之英萬人之雋應六人選而為吾淞之司訓也凡六更裘葛于茲而余適踰伏田間與先生周旋甚習先生粹雅冲夷不設城府貌溫溫如也言恂恂如也其教務在躬行即舉動咳唾間可知可矐以故青衿士翕然范型出

其門墻者皆有令聞而朝夕且切劘是賴私心惟恐先生之一旦遷擢以去也居亡何而今富民之命下矣富民雖僻在荒徼而莊驕用是以輯和其民且去先生桑梓甚邇焉則茲行也顧不快與維時薦紳大夫及諸維掖弟子為詩為歌設祖帳以餞之郊而先是某某數十輩造余而請叙焉余為之說曰庖人之精于庖者陸臠鳧雁水膾魚鱉隨刃而運非不自謂極能及命之解牛其刃不缺則折此無他故技難兼也庖丁為之則解百牛而刃若新發於硎其磔然者

解理會而驕然者中節奏矣先生不畢其技于吳而  
晉而庸之乎邊邑固知其才之所至靡不解而中也  
倘所稱精者以淑士而緒餘者以治民非耶矧先生  
皇祖以雕戈鐵馬起家而先生承大父儒生之業繼  
尊公伯氏賢書之聲居則主盟詞場而出則鳴鐸黉  
序蓋代有人文而先生愈益振揚之穰且孫子之業  
果足較鄒魯之功否也先生行矣南望故墟諸葛豐  
碑隱隱在焉俯憑龍泉追劉向之高風霸芝秀嵩之  
巔祥雲彩鳳纒如圖畫而先生挾筴佩符蹕然引理

於其間即素所蓄積者以表見於世詎不偉也夫詎  
不偉也夫異日者 朝廷有意邊疆之吏輶車函書  
以內召先生而賜之秩得無今者薦紳縫掖祖帳否  
乎夫先生之教授雲間也業已成白鹿蘇湖之化而  
其臨蒞富民也行且紹中牟上蔡之勲所稱兼才之  
難者先生獨易之是文學與政事同科而儒林與循  
吏合傳也于是諸弟子聞之喜而遂請不佞銓叙之  
書以為先生贈